

貴陽戲劇史料 匯編

第 3 輯

1986.11

貴陽市戲劇工作者協會 編

目 录

戏剧史话

- 贵阳沙驼业余剧社……………李黔宾(1)
抗战时期贵阳的话剧活动……………舒明(24)
花溪布衣族地戏溯源……………唐莫尧(56)
贵阳地区的花灯……………魏岩(59)

剧场史

- “百花”往事……………朱楚康(63)

剧坛人物

路，是人走出来的

- 记市京剧团演员周素兰……………~~敏~~(70)
忆黄耀庭……………~~(81)~~
我所了解的周舫玉和黄耀庭……………~~(81)~~
我记忆中的筱蕙芬……………李伯宗(97)
怀念张彩兰……………~~桂月楼~~ ~~世~~ ~~相~~(108)
评剧演员张璞真……………戴业碑(109)
张文玉……………安朝刚(113)

每于寒尽觉春生

——记剧作家李云飞……………江 燕(116)

啊！路漫漫……

罗曼·罗兰：唯有创造才是生活……………周树仁(119)

回 忆

从《白毛女到王若飞》

市评剧团演出现代戏卅五年记略……………家 浚(122)

忆市工商联业余京剧研究社……………赵领三((128)

著名戏剧演员在贵阳……………(131)

贵阳沙驼业余剧社

一九三六年春，贵州第一个业余话剧团体《贵阳沙驼业余剧社》（简称《沙驼》），在贵阳成立。《沙驼》的出现，结束了自“达德戏班子”以后，贵阳话剧舞台的冷清局面，促动了全省话剧活动的开展，在贵州话剧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1）肖之亮及《二升米》等剧的演出

肖之亮，字汝富（一九一〇——一九八一）。他是《沙驼》的发起人及第一任社长，对贵州话剧运动的发展卓有贡献，青年时代就成为全省颇有影响的戏剧活动家。

肖之亮的家乡遵义县团溪，是一个文化小镇，在这里，他接受了启蒙教育。一九二六年，肖之亮从省立遵义三中毕业，考进上海大陆大学。大学期间，该地蓬勃的工人运动使他倍受感染，立下投身革命之志。一九三二年七月，他转入北平民国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肖之亮曾与陈沂在上海合编《夜怒波》杂志；在北平合编《巴尔底山》（抗争一词的英译音）；参与编辑贵州旅京学生主办的《贵州青年》等进步书刊，抨击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宣传共产党的进步主张。

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肖之亮是积极参加者，并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他在北平曾先

后担任反帝大同盟北平分会研究部长、北平左翼大学教研小组负责人，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部长。一九三四年春，肖之亮到上海，任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部长，同年夏，接替胡风兼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以后，还兼与聂耳、王汝恒负责上海左翼音乐家联盟小组的领导工作。肖之亮在法租界被捕获释后，同聂耳、田汉、于伶、宋之的、金山为剧联党团成员。田汉分工负责影人剧社。肖之亮负责春秋剧社。肖通过郑君里，间接同剧壮的徐韬、赵丹、王为一、平子、红豆、魏鹤龄、吕班、露璐、周子英、章汉文、应云卫、王人美等联系。

肖之亮最初接触话剧，是在大陆大学。那时，肖的同乡胡昌岐（胡瑞凤）在上海新华艺专学画，曾邀肖来学校听夏衍、田汉、冯乃超陶晶荪等人的戏剧讲座。又一起到虹口公园附近一家日本人的剧场，看了夏衍等组织演出《梁上君子》、《西线无战事》等话剧，使他对话剧有了启蒙认识。

一九三〇年冬，肖之亮回遵义团溪小住，在家乡作了编演话剧的尝试。回上海，频繁与剧人的接触，加深了他对话剧的热爱，这期间，他曾写过《傀儡》、《桃李劫》的影评，在《国民日报》的《影谈》专栏上发表。他还取材遵义家乡地主鱼肉乡里，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事情，创作了儿童剧《小棉袄》。该剧由上海一个话剧队公演。

这期间，肖之亮还经常参加上海一些业余话剧团体的演出。据他说：当时有一次演出时，他在台上，脚上的鞋带脱开了，很不雅观。他便顺口编了句即兴台词，一边弯腰系好鞋带，避免了出洋相。碰巧，田汉观看了那次演出，事后对他在台上表现出的机智，很是称赞。

一九三五年春，上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国民党特务潘公展四处打听肖的下落。陶行知闻知转告田汉。夏衍、田汉代表文委党组织，决定让肖之亮离沪隐蔽。

垦亲会：

一九三五年夏，贵阳毅成中学“垦亲会”开始出现的演出，成为了《沙驼》话剧活动的先声。

当时，每逢假期，学校都要按例举行“垦亲会”，内容多为学生们进行的书法，绘画表演。或举办成绩展览。肖之亮回贵阳后，兼在贵阳中学和毅成中学任教，并寻机开展戏剧活动。暑假，肖之亮和同乡杨天源，向毅成中学校长聂膺识建议，这次举办“垦亲会”换换内容，组织学生演话剧。建议得到聂膺识先生的同意。

八月的一天晚上，毅成中学的礼堂里灯火通明，观众座无虚席。台上演出了反映农村的封建压迫及阶级矛盾的独幕剧《江村小景》（田汉编剧）；讽刺警察贪污成性，歌颂劳动者质朴诚实的独幕剧《银包》（莫里哀编剧）；暴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的动摇性的《诗人》，三个剧皆由肖之亮导演兼舞美，教师唐和、张杏初、何广健主演。配角演员多是从没有上过舞台的学生，但都服从调度，认真做戏，同导演配合颇为默契。演出效果很好。观众说：“话剧有看头”。接着，肖之亮又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为毅成中学选排了《汉奸的子孙》，推出公演，张杏初主演。

毅成中学的演出，向观众展示了话剧艺术的魅力，也引得其他学校跃跃欲试。不久，贵阳女子师范中学聘请罗军为该校排剧。罗军，贵阳人，当时，曾效力上海的“吉星影片公司”，在《难姊难妹》等影片中担任过重要角色，有较

高的艺术造诣。他为贵阳女师导演了《孔雀东南飞》；反映爱尔兰革命家化装成卖唱人，混过码头的严密搜查，逃脱追捕的英国剧《月亮上升》；以及独幕剧《金丝梦》。

《二升米》：

继罗军之后，贵阳女师又聘请肖之亮作戏剧指导。这次，肖之亮为该校选排了《二升米》、《决堤》。

《二升米》是肖之亮创作的独幕剧。当时，贵州省长吴鼎昌公开卖官鬻爵，他把贵州各县划分为三等，按等拍卖县长官缺。各县一旦交钱上任，即假借抗日，派兵派款，敲榨勒索，残民自肥。广大人民被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压得难以喘息。《二升米》显然是肖之亮感触之作，演出该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二升米》大意为：某教书先生一贯老实本份，全靠薪金养活一家妻儿。由于捐税名目日多，薪金所割无几，教师家柴米告罄，他只得向邻居家妻子借了二升米，权且充饥度日。但是，邻居家也并不宽裕，只是因为自家的孩子是这位教师的学生，面子上磨不过，才省口相帮。邻家男人回来，知道妻子借米给人，大为不满，言词中颇有责斥之意。邻妻受了丈夫责怪，一时想不开，竟寻了短见。教师闻耗，万分震惊，自责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正在这时，政府派人来教师家催交“抗日捐”。教师交不起，又不敢再去借，怕再酿成别家的悲剧，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教师终于下了狠心，到街上买了一包砒霜，全家六口服毒失命。

二升米所引起的风波，也是血泪的控诉。它告诉人们，逼死邻家妻子的，逼死教师一家的，不是别的，而是象绞绳一样套在人民脖子上的苛捐杂税。《二升米》在饱受苛税的观

众中，产生的影响，引起的共鸣是不言而喻的。

《二升米》除了由后来成立的《沙驼》再次演出外，剧本还曾流传外县，在贵定等地演出。

（2）《沙驼》的成立

演剧活动风靡各校：

一九三五年秋，话剧不需要再借助“垦亲会”的名义，它作为一种经常的、以多样方式出现的活动，迅速风靡贵阳各校。当时，除毅成中学及贵阳女师外，贵阳一中、贵阳高中、贵阳女中、南明中学等学校，都以演话剧为时髦，演出了大量的剧目。

蔚然成风的演剧，为《沙驼》的成立奠定了基础。首先是培养了一大批话剧观众。随着演剧活动的增多，观众亦同步激增。而且，当时观众之涌跃，是今人难以意料的。据肖之亮先生回忆，当时有一次在南明中学演出，河岸挤满了欲过河看戏的观众。摆渡船只有一只，来往运客太慢。最后，急不可耐的观众一拥而上，竟把渡船挤翻。其次是在各校的演出中，崭露出一些颇有表演才能的演员。如毅成中学教师张杏初、女师教师唐和、达德学校教师何治敏等，都已经在舞台上小有名气。

《暴》剧的斗争胜利：

毅成中学公演《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国民党省党部横加干涉，导致了话剧舞台上的一次斗争。

贵阳女师为了给该校附小募捐，由校长钱任斋出面，聘请肖之亮帮助排剧。肖之亮选排了在外地十分流行的抗日剧《暴风雪中的七个女性》（田汉编剧）。

《暴》剧主要通过剧中人金女士等七个女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抗日秘密会议，声讨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批驳了种种投降论调，宣了抗日的主张。

《暴》剧公演后，省政府要员张之寒等借口剧中开会没有奏乐，没有唱国歌，没有默读总理遗嘱，进行刁难，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法租界开抗日会议，别说奏乐唱歌，就是稍有声张，便会被巡捕房拘捕。张之寒时为省教育厅长，焉能不知？显然是故意找岔子，破坏抗日剧的演出。

校方募捐心切，不愿停演。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干涉，又无计可施。张之寒等人自鸣得意。他们那里知道，导演肖之亮同演员们，却想出了一条对策。

第二场演出仅推迟了一天。演出那天，王绍仲找来了一班管乐队前排就座，肖之亮站在台侧，充当司仪。大幕拉开，原班七个女性出台。肖之亮扯足嗓音喊道：

“现在抗日秘密会议在上海法租界开始！”

观众闻声，莫不惊愕。

“奏乐！”喊声未落，鼓号齐鸣。喧嚣的乐声，观众的哗然声，混成一片。

“默读总理遗嘱！”顿时，台上的演员一个个俯首垂手，一动不动，故作呆相。

观众见状，如梦初醒。目光转向前来审查的省党部派员，一阵闹哄哄的嘘声、嘲笑声、议论声。省党部派员如芒刺背，狼狈离去。事后，省宣传部长马功尚把肖之亮找去，作了让步。他说：你们要怎么演，就怎么演，只要不奏乐，取消司仪就行。

《暴》剧风波引起了贵阳市各界的广泛注目，斗争的胜

利不仅扩大了话剧影响，还对“贵州的话剧运动在推进上起了很大作用。《沙驼》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成立的”（肖之亮语）。

酝酿成立剧社：

一九三五年低，贵阳各学校的话剧活动迅速普及，并且向社会化发展。其标志是，各种形式的公演，取代了过去学校内部的演出，它不再属于一个学校，而是属于整个社会。这一变化表明，成立剧团的时机已经到来。

最先成立的是《黔灵剧社》。《黔灵剧社》由达德学校教师王从周、周杏邨、王少臣发起成立。王从周等三人是文明戏时代的元老，排戏喜欢沿用旧法，事先没有剧本，边编剧边排戏。当肖之亮听说他们准备成立剧社，立即找他们商量，想联合成立。但他们对新兴的话剧有不同看法，分歧无法统一，结果不果而散。《黔灵剧社》名义上存在，实际活动极少，影响甚微。

隔不久，肖之亮找到从北京回来的贾叔华等人，谈了筹建剧社的想法，大家一致赞成。于是，一个代表新型话剧潮流的剧社随即萌生了。

《沙驼》成立

当时，贵州处于地方势力统治之下，政治形势相对比较缓和。按国民党省党部规定：凡发起人在三十名以上，便可申请成立社团组织。为了使剧社取得合法地位，肖之亮等人四处奔走，邀请了教育界名流田君亮、聂膺时、李淑元、乐静麓、蓝端禄、张永立、刘敬常、许伯远、王从周、周杏邨，戏剧爱好者肖之亮、张杏初、唐和（女）、何广健、王少臣、高树兹、何治敏（女）、蒋霭如、毛仁学、朱世芬（女）、

秦元碧（女）、李儒云、梁一东、贾叔华等三十人联名发起组织剧社。

一九三六年初春，《贵阳沙驼业余剧社》在省党部礼堂（今市评剧团）正式成立。^①肖之亮当选社长，蒋霭如、贾叔华、唐和、毛仁学四人当选为剧社理事。《沙驼》的早期成员，主要是吸收各学校师生中的戏剧爱好者，即各学校话剧活动的经常参加者。计有唐和、张杏初、高树兹、王绍成、王绍重、何广健、贾叔华、蔡之伟、何治华、何治敏、肖家驹、于蕴、方为策、和永龄、杜近仁、吴夔、吴融、郎德福、毛仁学、付作相、杨培生、杨家源、朱世芬、秦元碧、凌钟仙、凌钟慧、王勋华、任绪本、高佩韦、朱枚、丁章、丁修、冉隆英、刘曼卿、高言志等四十余人。

剧社筹建时，便着手排戏。剧社成立的当天晚上《沙驼》向贵阳各界作了第一次公演，演出了《杨子江暴风雨》（田汉编剧）、《刘汉卿之秘密》（于伶编剧）、《九一八以来》等三个独幕剧。《杨子江暴风雨》的演出剧照还在上海的戏剧刊物上发表。

《沙驼》成立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话剧活动局限在各个学校的小范围内，所造成的分散状态，消除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的隔核，第一个实现了跨单位、跨学校的横向结合，集合了贵阳地区的优秀演员，为提高话剧演出水平提供了可能。总之，《沙驼》的出现，使话剧活动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性，标志着贵州话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沙驼》一名的含义

“沙驼”一名，是一九三五年春的某夜，肖之亮、贾叔华等人，在贾的住所，一间很窄的木板房内，为剧社取定

的名字。

“骆驼”，顾名思义，意即指沙漠里的骆驼。然而，关于其名更进一步的含义，却颇有不同解释。据访问普遍认为是名旨在激励剧社为国为民忍辱负重，像骆驼一样富于韧劲的进取精神。也有人如贾叔华则认为，是由于受了红军长征的鼓舞，决心学习红军长征精神，以“骆驼”暗喻冲破黑暗奔向光明之志向。

①关于《骆驼》的成立时间，有不同说法。我们经过多方访问，查证，认为定在一九三六年春似为准确。详细日期已无法考查。

（3）《骆驼》初期及发展

初创时期：

刚开始，剧社演出没有固定舞台，东一场，西一场，哪里能借到舞台，就在哪里演出。演出最多的地方，要数达德学校的礼堂了。达德学校借黑神庙址办学，庙内原有一老戏台，是为赶庙会时请戏班子唱戏而设的。老戏台高三米，前面的观众只能站着看，隔五米以后，观众才可以坐着看。由于达德学校的老师何治敏是《骆驼》理事，赵叔英、何治华均为剧社成员，所以，地点适中的老戏台成了《骆驼》演出较多的地方。其他如南明、毅成、女师等校的礼堂，也都莫不留下剧社的足迹。剧社还偶尔租闲过“明星电影院”（今中华南路市二轻局附近），但由于经费太少，此例不多。

剧社的首批成员，全部是来自各学校的师生，假期开办，但学校开学后，却很难集中排戏。因此，剧社虽说有四十余名成员，遇到排戏时，经常是锣齐鼓不齐，总是显得人

手不敷。那时，经常由一人兼演两角，以保证演出。

其实，一人兼饰两角并非不可，只要角色接近，演了张老头又演李老者，也不困难。但角色相差太大，就会使演员感到力难胜任。据何光键回忆，他就曾在一出戏里兼角，两个角色一男一女，前者是威风赫赫的县官，后者是贫穷可怜的老奴。上台时心里压力很大，生怕不小心露出破绽，被观众认出，引起哄笑。

剧社初创时，经费拮据可怜。唯有的一点经费，是剧社成员交纳的每人五分钱的会费，及捐集的一点钱。剧社用这些钱购置了化妆用凡士林后，其余所剩无几。为了不误演出，剧社成员中一些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动手，制作道具，利用土法，试制口红、胭脂、画眉笔、胡须、发辫等化妆品。再就是施展“借功”，舞台是借的，幕布是借的，连演剧用的枪，也是从保安部借的。

初创时期的《沙驼》，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下，立足安身，积极开展话剧活动的。

剧社调整及改造：

“七·七”事变后，剧社内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于蕴、吴同尘、黄奇鑫、王绍重、冉隆英等人为支部成员，接受中共贵阳市工委领导。党支部的建立，标志着《沙驼》由一个进步文艺团体转变为党领导的群众文艺组织。从此，剧社的活动方针更加明确，即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亡。

同时，根据大家的要求，《沙驼》把理事会改为干事会，增选了一些有能力的人，使它更能发挥集体的作用。干事会成员：

社 长：肖之亮
总 干 事：何锡周
组织干事：于 蕴
总务干事：杜近仁 秦元碧（女）
宣传干事：吴同尘 黄奇鑫（女）
演出干事：于 蕴 何治敏（女）
音乐干事：肖家驹 王绍重

一九三八年春夏间，肖之亮受聘到瓮安中学任教，吴夔接任社长。吴夔的接任，对《沙驼》的发展壮大起了很好的作用。

吴夔出生于贵阳市一个中医世家里，青年时代先后在北平艺专、上海美专学习绘画，毕业回籍先后在都匀师范、贵阳一中任教，时任中共贵阳地区文委。吴夔为人温文敦厚，心怀宽广，能团结人，加上他擅长舞美设计，是剧社中很理想的社长人选。

消除《沙驼》的同人性质，扩大同社会戏剧力量的团结，是吴夔对剧社所作的贡献。前任肖之亮作为剧社领导，比较主观固执，总是个人说了算，且又喜同人相亲，既不利于剧社在艺术上的兼收并蓄，也不利于剧社的发展壮大，致使剧社的演出水平停留在个人水平上。吴夔注意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打破惯例，主动聘请流亡到贵阳的戏剧界人士程漠、韦布、何适等，来剧社帮助排演，使剧社一向紧闭的艺术之窗敞开，吹进股股新风。而且，大大促进了贵阳地区戏剧界的团结。

剧社发展及演剧高潮：

一九三七年秋，剧社成员发展到一百多人，为了适应形

势，广泛宣传抗战，剧社把成员分为七个队，分赴贵阳附近的县区巡回演出。剧社提出“人到哪里，戏就演到哪里！”

根据干事会要求：巡回演出队采取自由结合的方式组成。同时，演出剧目、巡回路线、演出经费概由各队自行自理。

曾参加巡回演出的王勋华，回忆当年，感慨万分：“那时虽说条件艰苦，但大家热情很高，踊跃报名考加。我们当时还是学生娃娃，没有钱，就骗回家说学校郊游，哄得一点钱。演出用的服装道具，也是队员们你一件、我一件地拼凑起来的。参加巡回演出，每人至少要担任两个以上的角色，还要分担司幕、灯光、服装、道具事项。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清镇去演出，一大早就动身赶路，到清镇后立刻装台演出。演完后又赶到飞机场过夜，保证第二天能按时回校上课。尽管忙碌一天，大家在行路时仍然有说有笑，不时风趣地背上一段台词。”

巡回演出收效极好。“一九三八年暑假，《沙驼》组织两个队分别去二戈寨、乌当宣传。去乌当的宣传队一到乌当，就在乡公所前面的坝子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当演到卖艺老人用皮鞭抽打女儿，一个青年喊到‘住手，放下你的鞭子’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穿灰军装的乡丁，不问情由就用枪托向卖艺老人打去。据了解，那个乡丁的确出于义愤，他以为是真有其事，而不知是演戏。观众说：‘因为演得象真的一样’。”①

巡回演出的同时，城里的演出活动也加强了。由剧社成员自愿发起“乐捐”，为剧社添置了一套幕布，前幕是枣红色的，用金线醒目地绣着“沙驼剧社”；一套软景、一个用木架支撑的活动舞台。这样，使剧社可以不限时间、地点的限制，白天晚上都可以在街头演出，街头演出最多的地方，

是在民众教育馆（今话剧团）前的空地上。

一九三八年，是《沙驼》演出活动最为频繁的一年，大量的剧目都是在这一年推出公演的。而且，涌现出不少颇具表演才能的演员，如王勋华、储声宏、李德邦等，还有的后来成为专业戏剧人员，如现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杨斌毅（肖琦）现在北京戏曲学院工作的何治敏（肖晴）。

另外，《沙驼》还积极向外界提供剧本、帮助排演，影响及息烽、清镇、平坝、龙里、贵定、安顺、黔西、瓮安、遵义等二十六个县，对贵州话剧运动的普及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二·四”轰炸及《沙驼》贵中演剧队。

一九三九年“二·四”轰炸后，贵阳市内各校往郊区疏散，达德学校疏散到摆郎、贵中疏散到乌当，女中疏散到花溪，贵阳高中疏散到修文，贵阳男师疏散到清镇。

各学校的疏散对剧社十分不利。剧社成员一向以各中学师生为主，但是都随校疏散到各地，给剧社的正常活动带来困难。剧社根据情况变化，作出相应规定：凡随校疏散的剧社成员，要以学校为单位组织演剧队；并指定专人负责校外联络。留在城里的社员，继续开展演出活动，并负责印发剧本，供各队演出。

贵中在疏散各校中，演员阵容最强。该校教师吴夔、李正裕，学生王勋华等都是《沙驼》成员，他们很快就组成了《沙驼》贵中话剧队。并于一九三九年农历三月初三，为乌当民众进行了首场公演。

三月初三是当地的祖师会，前来赶会的人很多。为了赶在这天演出，贵中话剧队通过剧社，从迁到花溪的贵阳女中借来刘荣荣、常学华两名女演员（当时贵中尚不招女生）抓

紧排练了一个星期。演出在乌当小学戏台上举行，据李正裕的回忆文章说：那天，天还没黑，乌当小学的院子里就坐满了观众，演出秩序和效果都还好。

以后“七·七”抗战两周年、三周年，贵中话剧队都举行了演出。第二次公演时，由男同学扮演女角。一九三九年暑期后，学校开始招收女生，话剧队也就不再用再借女演员或男扮女妆了。

贵中话剧队的主要演员有王勋华、舒琛珍、余启德、任于炜等，王启澍、吴夔、肖家驹、何锡周等人担任话剧队导演。

其他各校也都在疏散地区积极演剧有效地执行了剧社化整为零开展剧运的方针。

演出剧目：

剧社早期的演出剧目有《杨子江暴风雨》、《三江好》《刘汉卿之秘密》、《有力出力》、《放下你的鞭子》、《血衣》、《生死关头》、《小棉袄》（肖之亮编剧）、配乐话剧《东北是我们的家乡》（肖家驹配乐）、《这是谁的错》（高言志等人参加演出）、《生命与国家》（高言志等参加演出）。

“七·七”事变后，演出剧目剧增，题材丰富多采。据不完全统计有：

《彻底消灭》（肖之亮编导）。剧情为：武汉附近农村的一个老农，在日军逼近时，仍不肯撤离，固执地认为只要我不惹日本人，日本人也不会惹我。日军进村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甚至用刺刀挑死了老农的孙子。日军的暴行终于使老农醒悟。最后，他亲自为游击队带路，彻底消灭了村子里的日军。

《最后一计》（肖之亮导演）。某游击队长不幸被捕。